



打造精神避难所

□梅莉



读完毛姆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大大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并不想听他教人怎么阅读，而是想看他如何评论这11位大师的。看完后，坚信一个自称“二流作家”的人，他的文艺评论无疑是一流的。

迄今为止，我读过五本毛姆的书，最喜欢的还是这部随笔。《月亮与六便士》也好、《面纱》也好，感觉除了故事好看之外，还有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轻蔑感，毛姆或多或少是厌恶的。比如《面纱》里的凯蒂是个愚蠢又肤浅的女子，男主对她说：“我知道你愚蠢轻浮，没有头脑，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目标和理想既庸俗又普通，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但是我爱你。”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就是现在所说的“男凝”吗？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更是借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口说：“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没有耐心做她所要求的伴侣、帮手呢！”

后来看毛姆传记，了解到他曾被心爱的女人狠狠伤害过，甚至慢慢改变了性取向，也就能理解了。毫无疑问毛姆既聪明又有才华，讲故事高手的他深知怎么用技巧与哲思写出一部畅销小说，有时过于成熟与老道反而感觉不到他的真诚。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不是，读来不免感慨，原来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苦难，对大作家而言，文学是他们的避难所，是救赎与出口。当然，对于从小因父母双亡而寄居在叔叔家，因压抑而患上口吃的毛姆来说，阅读无疑也是他的避难所。他通过大量阅读大师的作品和他们的传记，进行深入考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见解，将名著背后的名家拉出来展示给世人。当然，他用了很多看似绯闻八卦来吸引读者，除了增加趣味性之外，也从侧面反映作家性格中与其作品存在的某种关联。

毛姆延续一贯的毒舌风格，书中写托尔斯泰曾为“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而苦恼，就像“可怜的司汤达一样只好以着装讲究来掩饰相貌的丑陋”。我看过了老托的照片，印象中并不丑，又好奇地去搜司汤达照片，嗯，不好看。大作家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卑之处吧。他写福楼拜因为很早就患有精神疾病而不得不吃镇静药导致性冷淡，无意追求爱情而全力投入到文学事业中。他还把作家分为天赋型与努力型，代表人物分别是托尔斯泰与福楼拜。恰好这两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几乎不分伯仲。原来就算一个人没有天分，但他终其一生去努力的话，也是可以在那个领域达到天花板级别的。当然，在这两位中，我更羡慕老托，毕竟一个家境优渥、身心健康（老了才有的）、又才华横溢的天才小说家无须经历人生太多的苦难，就能写出一部部经典巨作，应是上苍偏爱了。我很好奇毛姆会把自己归为哪种类型，如果他以笔下的这些大师作为对手的话，那也难怪自称是“二流的作家”，因为对手实在太强大。

毛姆认为作品与作者要分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写作天才更是个爱赌博又滥情的神经质男人，巴尔扎克的高产是源于巨大的债务压力。最可怕的是巴尔扎克，一直追求奢靡荒诞的生活，母亲曾数次变卖家产来替他还债，但母亲晚年因生活困窘写信向他求助时，他根本不理，还在生命最后一刻说母亲毁了他。毛姆认为这令人震惊，因为明显是他毁了自己的母亲。于是，他如此评价巴尔扎克：“我个人认为，最好还是承认他的确自私自利、寡廉鲜耻，并且相当不诚实……”书中他唯一不那么毒舌的是谈及简·奥斯汀与她的作品《傲慢与偏见》，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奥斯汀小姐言辞犀利，幽默感绝佳。她既爱笑，也爱逗得别人开怀大笑。要让一个幽默家把他或者她想到的有趣的话憋回去，那未免也太难为人了。何况只有上帝才知道，想要不带一点恶毒地逗乐儿是有多难，人类的良善品质里可实在找不着什么乐子。”也许是惺惺相惜，毛姆喜欢的还是与他同类的作家：幽默、犀利，拥有极强的可读性。

书中还透露小说家耗时耗力去创作一部作品，遇到创造力衰退时，也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他们还会因为出版社要求写满一定的页数，所以不得不将一些内容注水来拉长小说的长度。因此，他提倡跳跃式阅读。这点我很赞同，因为我经常跳读，但这样也有缺点，会错过一些知识。但他对《傲慢与偏见》是真爱，说这种引人入胜的小说，连一个字都舍不得删，对节奏异常紧凑的《包法利夫人》也很难删减……意思是这样的书就不能跳读了。

毛姆说：“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是的，父亲重病时，我是靠读《圣经》撑过来的。疫情时，有个感染病毒的青年躺在病床上戴口罩阅读的照片曾广为流传。在人类遭遇巨大的灾难时，读书是一座避难所。其实人人都需要一座精神上的避难所，不一定是因为任何自己喜欢的事物，以此来对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江风海韵铺开的诗史长卷

——赏读《海门历代诗选注》

□徐晓石

春花盛开，暖阳如饴。捧读沈振元先生的新著《海门历代诗选注》，阵阵墨香勾起我串串回忆。

2021年9月，南通大学徐乃为教授来海专题探讨张謇诗歌研究后不久，沈振元先生来到张謇研究会告诉我，原海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嘉豪提议他选注《海门历代诗选注》，得到了卞之琳研究会的首肯，并将报请海门市文旅局立项。沈先生下定决心只身投入这项“诗海捞珍”的浩大工程。我深感惊讶，惊讶于他已84岁高龄，尤其那时疫情四起，对年长者而言更是一道艰难险阻，难以想象。尽管如此，我依然鼓励他，支持他。经过十八个月的艰苦奋斗，沈先生披古阅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甄别，三校其稿，终成洋洋巨著。

由沈振元先生选注、数百位诗坛先贤加持的《海门历代诗选注》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部起讫宋代至新中国成立、批注海门287位诗人671首诗作的鸿篇巨制，不仅令人叹为观止，更是唤起了人们对海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深深的敬意与向往。此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任卞之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任监事会主席王鹤翀先生作序。这是继乡贤大儒周世康先生《海门传》《海门名人传》之后，又一部呈

现海门历史文化的千年诗史。它不仅是海门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汇入华夏诗海主流中的一股新浪。

沈振元先生年近九旬，仍笔耕不辍，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满腔热情不断为本土文化添砖加瓦，前几年出版了《张謇诗选注》《诗山雅韵》。而今这部纵贯千年、篇幅48万言的《海门历代诗选注》，时间跨度之长，诗人数量之多，诗作质量之精，迄今堪称海门诗库之最。既可作诗读，亦可当史阅，既是学术研究的工具书，也是宝贵的参考资料，可谓集海门诗史之大成，是文学和诗歌视角的海门历史缩影。

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每一首诗的精心注解。沈振元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每一首诗都进行了点到为止的注释和解读，既完整保留了原诗的风貌，又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诗歌背景、意境和深层含义的钥匙。这些注释，不仅是对诗歌本身的点睛，更是对海门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也给读者预留了想象空间。

书中诗作，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的清新雅致，也有民生疾苦的深刻揭示，还有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故事的记录，一种情怀的寄托。它们共同构成了海门诗歌的斑斓



画卷，展现了海门人民的智慧与才情，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海门历代诗选注》的出版，不仅是对海门诗歌文化的个性张扬，而且是对中国诗坛的贡献。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文化的多元化，地方诗歌选集的价值日益凸显。它们是地域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部选集，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海门的历史文化脉络，感受海门人民海纳百川的情感世界，领略海门诗歌百舸争流的独特魅力。

这部选注古为今用，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它告诉我们，诗歌创作要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汲取本土文化的精髓，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更需要像沈振元先生这样，用心感受生活、耐心去做学问、倾情用诗歌去传递爱与希望的学者和诗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选集将成为海门文化的一张名片，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诗选的世界，去感受海门的绮丽，去聆听那些穿越时空的声音，去追寻那些被岁月冲散的记忆，让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故土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让平凡的日子充满花香

——读陈慧新书《去有花的地方》

□余慧

蛇年新春阅读的第一本书是如皋籍女作家陈慧的新著《去有花的地方》。封面上一片粉色花海，温暖且浪漫，春意扑面而来。相比她前几部作品，这本书的文字更活泼灵动，情感也更细腻柔美，是一部治愈心灵之作。

2023年4月初，陈慧跟随一对养蜂夫妇，一路从江南到东北，做一个追花逐蜜的养蜂人，四个月的风餐露宿，跨越千里，这些经历，被写在了《去有花的地方》里。本书共有五个章节，叙述了陈慧和蜂农在江苏遭遇10级狂风，在辽宁与北方虫子斗智斗勇，在山东徂徕山下安营扎寨观赏槐花开放的盛景，在异乡集市上吆喝卖蜂蜜……陈慧用生动的语言记录下养蜂人真实鲜活的生存状态，不渲染苦难也不刻意美化。

《去有花的地方》书名浪漫诗意，现实中却并不全是美好。出发行程一波三折，出于对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担忧和人身安全的考虑，有蜂农竭力劝退陈慧，“追花梦”一开始便举步维艰。执着的陈慧还是遇到了有缘的养蜂人刘文井、郭新丽夫妇，与他们一起踏上追花之旅。

陈慧的写作，始终是“在场”的。她从来不是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为蜂农烧饭、洗衣服，和蜂农一起拆帐篷、抬行李，也被蜜蜂蜇过。闲下来，陈慧就会用手机、用笔，记录下一路上的点点滴滴。这让我想到李娟和她的《冬牧场》，陈慧和李娟一样，都是在生活中写作，对生活有敏锐的感知，面对人生困境，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倔强、越挫越勇的顽强和蓬勃的生命力，并用写作的方式纾解生活中的不如意。

她在异乡失眠的黑夜里写下：“思绪滞

留在昨夜，肉身跨进了今日，迎着和煦的晨光，假装若无其事，假装热泪盈眶，假装热切地爱着，这个凹凸不平的人间。”

她在初来乍到的北方蜂场写下：“夜晚像鸟嘴里的种子一样，落在了蚂庙山脚下。月黑，风不高，几颗星子慵懒地眨巴着眼睛。一寸一寸的光阴，如同河流，缓缓地在周遭流动。”

她在虫子遍布的大坟圈驻地写下：“善的虫子居多，它们敏感柔弱，没有伤人之心。有时候，它们也会摸进帐篷里，这里转一转，那里停一停，很快又循着亮光，头也不回地爬了出去。”

她在转场的途中写下：“当红色的货车停在一望无际的荞麦地中，皎洁的月光与洁白的荞麦花交相辉映，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一定像极了一场提前落在人间的雪。”

多么沉静美好的文字。正如见过花开的人更懂得风的温柔。养蜂生活虽然辛苦，但日日与花相伴，眼里、心里、笔下，便都是鲜花的模样。

陈慧的写作，有独特而细微的视角，她观察到蜜蜂的“生存法则”，“工蜂并不全是最终日苦累的最底层，它们虽然臣服于蜂王，却也掌握着蜂王的命运。在蜂场，能力衰退的蜂王必须被活活掐死。这就是它的命运。”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大自然如此，人类也如此。

这本书告诉读者：养蜂更多的是靠天吃饭，面对大自然随时随地的发难，要有吃苦的准备和有吃苦的精神，也要有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面对大自然挑战时的坦然。打拼的过程是辛苦

的，但我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有苦有甜，是生活的常态。人生苦旅，也有浪漫，就像书中的蜂农夫妇刘大哥和新丽姐，他们年复一年放蜂赶场奔波在路上，一起面对狂风、暴雨、野兽袭击等大自然的挑战，也会在辛苦劳作之余一起牵手散步闻着洋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

陈慧问新丽姐：“养蜂那么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呢？”对方回答：“因为蜂蜜是甜的呀。”生活再苦，总有回甘，这是给认真努力打拼的人的礼物。

陈慧的写作，是感性与理性共存的。和蜂农一起去“追花”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决定。多年来家庭与菜场两点一线，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从未出过远门的陈慧决定“出走”一次，尝试不一样的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追花归来，回到日常轨道，她仍然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5点多出门，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吆喝卖货的小贩。但她不再是原来那个抑郁寡欢的自己。过往的不如意，在追花的途中，在遍地繁花中一一消解。陈慧写道：人这一辈子，总要出走一次。人常常寄望于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追花归来的陈慧，坚韧中多了几分柔美。

对陈慧而言，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写作是基于生活的表达，生活的答案永远在生活之中。陈慧的追花之旅，收获的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焕然一新的她。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随陈慧一起，去找到心灵新的出口，让平凡的日子也充满花的芳香。

以花喻人，读懂名画中的情感

□凌凌

一位穿灰紫色长裙的美人正跪坐在红色沙发上，欠身去浇灌茶几上纤弱娇小的白色花朵，她的目光充满怜恤与慈爱，在她的脚下，各种名花异草刚从花园中剪来，还没有来得及插入瓶中……这幅19世纪的英国名画中的女主人公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珍·西尼尔，她的父亲与公公都是英国国王的近臣，珍·西尼尔本可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她一生致力于为生活在贫民窟的孤儿们改善生活条件，为比铃兰还要娇弱的孩童提供医药与营养。乔治·费德里克·沃茨所画的名作《珍·西尼尔》，正是以铃兰洁白无瑕的花朵，象征女主人公与孤儿之间的情感牵绊，这位画中人的仁心之善，为身处困境的孩童带来了幸福与春天。

初次目睹这幅象征主义名作，作家祺四就被深深吸引，她不只观察到女主人公的专注与虔诚，更意识到她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干练与仁慈，是那个年代的人性之光。作为艺术史博士，祺四由此注意到，多种植物花卉在世界名画中反复出现，它们有的被画中主人公抱持在手中，有的被轻柔地插在鬓发上，有的被插放在前襟，有的成为环绕男女主人公的花环……祺四意识到，大师们在肖像画、仕女画、风景画中特意画上花卉，并非完全为了点缀，或形成更平衡的画面结构，而是为了诉说女性在独立自主层面上的觉醒，以及刻画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作为心思缜密的鉴赏人，祺四将常见花卉分作“世俗之花”“爱之花”“哀之花”与“致命之花”四个部分。在“世俗之花”中，她讲

述名花的栽培与它们在名画中的点缀，分析这些花朵在世俗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在“爱之花”中，紫丁香、大蔷薇、三色堇、玫瑰、紫藤、康乃馨与常春藤等象征情感与承诺的花卉依次在名画中出现，道尽了一对恋人从初恋到热恋，最后到订婚及步入婚姻的曲折流程；在“哀之花”中，爱与告别滋生的怀恋与痛苦，化作忧郁、典雅、哀愁的角落，在这些角落里，圆叶风铃草在歌唱，鸢尾花在垂头沉思，水仙花临水照见自己的容颜，而丝柏铺陈了梵高《星夜》画面下的旷野。最后，在“致命之花”一节中，祺四描绘了那些“纯真又危险”的花朵，在复仇、相思、回忆中纷纷涌现，它们是夹竹桃、瑞香花、睡莲、虞美人和罂粟，当它们出现时，名画主人公的命运，通常已响彻裂帛之声。

经过广泛的收集与精细的归类，祺四耗时三年时光，写成这部《画中繁花：花语艺术史》，这本书，从40种植物花卉的象征意义及传说出发，在多达170幅绘画名作中找寻它们的倩影，并以娓娓道来的散文化讲述，分析点缀名画的花朵，究竟在阐述主人公怎样的情感。

草鞋灰线，伏脉千里，在名画中，各种花卉也是在含蓄表达女性在情感生活中，从被动等待，走向主动抉择的一个过程。在文艺复兴肖像大师小荷尔拜因笔下，35岁的富商乔格·根思穿着低调又华贵，像在诉说与承诺，男主人公因生意滞留在伦敦，特意招来画家，为他画下这幅名叫《乔格·根思》的肖像画，寄给未婚妻，以安定对方的心。是的，这是一张比数码相机拍出的照片还要周

详的工笔画，除了账本、书籍、印章、羽毛笔、火漆蜡、天平秤等昭示商人身份的物件，在肖像画的正前方，一只玻璃瓶里，花朵暗示着根思捎给未婚妻的话语：康乃馨象征他们即将到来的婚礼，迷迭香代表两人共同的记忆，罗勒花则被视为抵抗黑死病的药草，这三种花代表家常又浪漫的承诺——结婚一直在我的计划表上，我会保重身体，尽快回乡完婚，你放心。“重利轻别离”的商人会这样表达，在背后，未婚妻一定巧妙又诚挚地推动过他。

而在19世纪，与黄玫瑰有关的肖像画则展示了那个年代独立女性的觉醒，比如在多位知名画家的笔下出现的女主人公莉莉·兰特里，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行走的古希腊美神雕塑”，雪白的皮肤，比爱琴海还要湛蓝的双眸，还有出色的教育背景，使她一到伦敦就成为艺术家们的灵感缪斯，很快，画家们就争相上门，为她作画，而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她早期身着金色礼裙的肖像，还是她人到中年后，成为妙语如珠的大明星，身着浅蓝色长裙的肖像，其手持黄玫瑰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莉莉·兰特里把黄玫瑰别在胸口，是含蓄地告知世人——过分的爱与嫉妒只会对我形成干扰，难道好朋友不能令我们的情谊更久远吗？

将花朵编织进画作中，它们的色彩、光影、香气与丰富寓意，为主公的命运镀上一层神秘的光彩，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今天，画中的主人公已经化作天上的星辰，但鲜花依旧在，对读者来说，“繁花在每一个想法中盛放”，就是度过春天的最好方式。



《追系统的人》

庄家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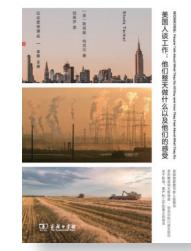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研究发现，数字化平台管理系统对快递员劳动过程的嵌入既是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探讨了快递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在其劳动过程中发挥二重作用的：即使工人在劳动中获取了更多更大的自主性，也提供了一种科学管理手段之外的隐蔽管理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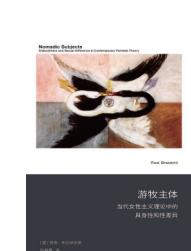
《五道庙与沙滩》
杨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不在上海登场？1904年至1918年的北京承载了中西文化的终极冲突与嬗变。知识分子由“士”转变为以舆论为工具、与政府相抗衡的一群新人，他们通过报刊，传达知识界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塑造了北京的舆论环境，使北京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完成了新文化的“登场”。

《美国人谈工作》
[美]斯塔兹·特克尔
商务印书馆

作者以出自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之口的语言，叙述了美国人对这个社会、对工作的评论以及发自内心的看法。少数幸福的人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乐趣，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的际遇感到大失所望。这本书也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即工作虽然辛劳，但仍能为普通人提供意义。

《游牧主体》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作者对认识论与“女性问题”的关系、女性主义与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关系、欧洲女性主义以及美国女性主义与